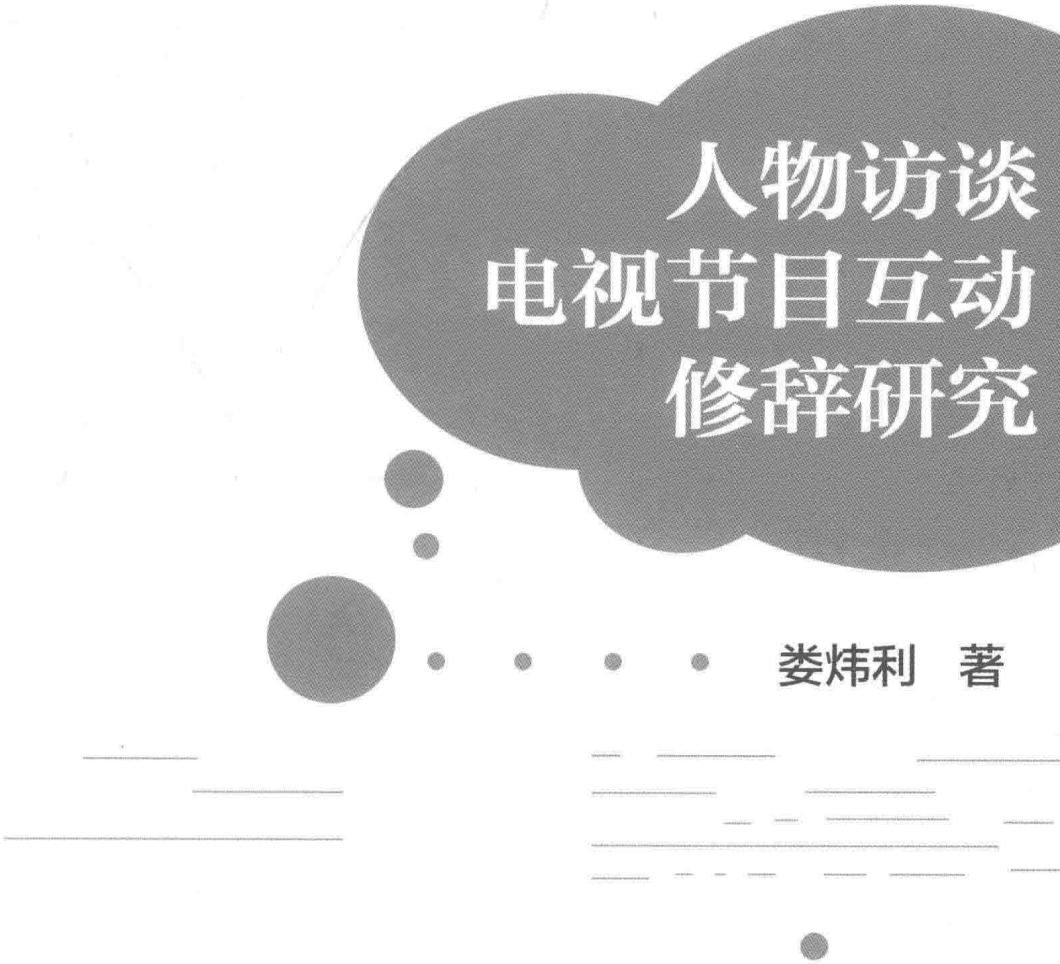


The cover features several red abstract shapes, including a large cloud-like shape at the top right, a medium circle to its left, and a smaller circle below that. A series of horizontal red lines of varying length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middle and lower sections. A single red dot is located near the bottom right.

人物访谈 电视节目互动 修辞研究

· · · · 姜炜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物访谈 电视节目互动 修辞研究

· · · · 姜炜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物访谈电视节目互动修辞研究 / 娄伟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 - 7 - 5203 - 0555 - 6

I. ①人… II. ①娄… III. ①谈话 - 电视节目 - 语言艺术 - 修辞 - 研究 IV. ①G22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566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1)
第二节 相关概念阐释	(4)
第三节 基本语料库构建	(11)
第四节 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梳理	(14)
第五节 研究相关基本面探讨	(17)
第六节 试图突破之处	(24)
第二章 本书研究的基本理论	(25)
第一节 电视传媒语境顺应理论(上)	(25)
第二节 电视传媒语境顺应理论(下)	(28)
第三节 调控适配协调化理论(上)	(31)
第四节 调控适配协调化理论(下)	(34)
第三章 低互动度访谈活动纵向修辞学分析	(40)
第一节 互动典型形态划分	(40)
第二节 互动阶段话语分析	(42)
第三节 个案语料话轮结构专题分析	(83)
第四章 高互动度访谈活动纵向修辞学分析	(125)
第一节 互动典型形态划分	(125)
第二节 互动阶段话语分析	(131)
第三节 个案语料话轮结构专题分析	(173)
第五章 语境理论统辖下低高互动活动横向修辞学分析	(230)
第一节 特定主旨角度分析	(231)

第二节	特定时期角度分析	(243)
第三节	特定场合角度分析	(249)
第四节	特定对象角度分析	(253)
第五节	特定文化角度分析	(259)
第六节	相关后续问题研讨	(266)
结语		(272)
参考文献		(274)
致谢		(28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一) 选题缘起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素有讲求口语修辞的优良传统:在古代,各诸侯国外交官员在彼此公务往来之时,就喜欢竞相引用《诗经》等文献来赋诗言志,藉以完成相关使命。诸子百家在民间开馆授徒之时,会时常灵活运用一些诸如讽喻、排比和引用等修辞手法来传道解惑。更有甚者,唐代一些僧众在开坛讲经之时,亦会或多或少涉及一些口语表达技巧。

时至今日,尤其到了人际沟通表现形态日益丰富多彩的 21 世纪,伴随着多种现代口语交流活动的蓬勃兴起,我国口语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更是日趋广泛。

于是,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继承既有口语修辞学研究历史传统,另一方面也为了更好地拓宽我国口语修辞学今后发展思路,人物访谈类电视节目^①便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基于以上诸种考虑,我们拟以“人物访谈电视节目互动修辞研究”为题,试图对国内一些主流人物访谈类电视节目中的典型互动活动从修

^① 仅以中国广电总局 2005 年数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国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为 94.61%,有近 11.54 亿潜在的收视观众,在每天 19:00—21:30 这段黄金档期约有 6.924 亿观众在同时观看。而另据同期中国国家计生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05 年 1 月 6 日全国人口总数约为 13 亿人。由此可以预见,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随着我国文化大繁荣时期的全面到来,电视(广义上也包括网络电视、优酷网络等视频集散地)这个媒体必将迎来更好的明天。电视传媒也必将成为我国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人物访谈电视节目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辞学视角进行观照,希冀能够从其话语运用过程中总结出些许互动规律,间接促进我国口语修辞研究。

(二) 选题意义

对于研究的具体意义,我们可以从如下两方面来进行理解。

1. 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

诸多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大凡一门学科能否实现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既有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而这往往又和自身研究视域广度和深度的有效拓展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此处所指拓展有如下两层意义:一是学科内的小拓展,二是学科间的大拓展。具体来看就是:对于同一个课题,既可以在同一学科体系内从不同角度进行切入,也可以经由跨学科交叉研究谋求实现更深层次的突破。

我们认为从修辞学视角对人物访谈活动进行研究,更有利于在综合借鉴其他相关跨学科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修辞学理论内涵。之所以可以走这样一条研究道路,主要也还是因为我国修辞学学科自身就较为鲜明地凸显着这种复合特性,诚如宗廷虎和李金苓所言:“从层次性的观点来看,修辞学本身不仅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系统,而且是一个由不同层次逐级组合起来的复杂系统。”^①

所以,我们不仅可以从纵向对修辞学发展历史进行修辞学史论研究,而且可以由横向对修辞学诸多分支理论进行修辞学本体理论拓宽,甚至也还可以结合相关跨学科理论知识对修辞学进行多维延伸式探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研究视域内的“越位之思”其实更多体现为语用学、传播学和修辞学这三者的有效融合。

2. 研究的实践意义

关于修辞学体系的划分,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本书研究视域中,我们主要采用的是王德春和陈晨的“两分”理念:“偏静态”的语言修辞学和“偏动态”的言语修辞学两大类,具体表述如下:“基于语言和言语的划分,修辞研究也逐步形成了两种主要趋势。一种以语言体系的修辞手段为研究对象,研究语言体系中有修辞分化的语言单位,收集、归纳各种语言表达手段,并使之体系化,研究语言手段固

^① 宗廷虎、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有的修辞特性和语言的修辞资源,这就是语言修辞学。另一种以言语规律、言语中的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它研究语言材料在具体的言语环境中的使用特点,阐明、描写和解释语言材料在特定语境中的修辞效果,这就是言语修辞学。”^①

在此基础上,假使要谋求口语修辞学的深入研究,首要工作便是应凸显出其“偏动态”性特征。这其中也蕴含着两层内涵:一是所选语料应是一个呈动态化态势演变的口语交际活动整体;二是应在言语交际基础平台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全过程动态式考察。

为了能将这一“动态化”研究理念贯彻到底,我们在对人物访谈活动进行修辞学视角研讨时,根本目的不应只是为了顺应时代发展和满足群众生活需求,为今后国内人物访谈类电视节目中主持人与受访嘉宾更有效开展互动交流活动贡献些许经验教训,而且还在于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为在更纷繁、复杂的言语交际活动中苦苦追求良性互动效果的表达和接受主体双方,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突破点——言语(行为)策略的多元动态化择取。

众所周知,人是有着传情达意基本交际诉求,并且喜欢群居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其生命历程中大部分时间都需要与社会中其他个(群)体进行各式各样的交流互动,这便是人类生产生活的要义。

修辞学恰巧能为人类认知和改造世界提供这样一种全新视角,而正如鞠玉梅所言:“修辞是一种形成和维持人类社会固有的活动,是一种理解和改善人际关系的工具……修辞的功能更能体现修辞在建构和谐社会方面的作用,修辞有三大功能,即修辞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与认知功能……”^②当代修辞学更是以直面社会生活为根本导向,其研究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纯粹理论命题探讨,而且还在于经由个体日常交际行为的合理规范,进而构建起整个社会群体和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门教授人们如何智慧生存的学问,其中言语(行为)策略的有效运营便是其精妙所在。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实践意义所在。

^① 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② 鞠玉梅:《修辞的本质与功能——兼论修辞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综上所述,对国内主流人物访谈电视节目中的典型交际活动从修辞学视角进行探究,无论是在本体理论深化层面上,还是在实践拓展层面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开展此项研究,不仅仅是对修辞学、语用学和传播学等学科进行的一次尝试性跨界整合,也是对修辞学全新实践领域的一次深入开掘。

第二节 相关概念阐释

(一) 主要概念

在正式开展研究之前,我们先对电视访谈、互动活动和修辞这三个重要概念分别加以阐释。

1. 电视访谈

电视谈话节目(TV Talk Show)其实最初舶自外国^①,经由港台(音译成脱口秀)才传至中国内地。

美国版的《电视百科全书》中曾对谈话节目有过定义:“(它)包括了从一有电视起就存在的所有不用写脚本的对话和直接对观众讲述的各类节目形式……而‘电视谈话节目’则是一种主要围绕着谈话而组织起来的表演。谈话节目必须在严格的时间限制内开始和结束,并且要保持话题的敏感性,以便在面对上百万观众的时候能够提起大众的兴趣。”^②在我国传播学界,吴郁认为电视谈话节目应该被界定为:“由主持人邀集有关人士及受众,围绕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轻松和谐、平等民主的氛围中展开讨论的群言式言论节目。”^③通过这两个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谈话主题、受众和操作方式等细节均属于电视谈话类节目的重要构成要素。

众所周知,我国电视谈话类节目最早经由东方电视台于1993年1月28日开播的《东方直播室》起家,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

① 电视史学家一般把美国NBC电视台于1954年推出的由喜剧演员斯蒂夫·阿伦先生主持的《今夜》看成电视访谈类节目的源头之作。美国脱口秀节目样式较为丰富,可以利用卫星通信技术让不同地域嘉宾进行同时交流的谈话形式。

② Horace Newcomb, *Encyclopedia of TV*, Rutledge: Rutledge Press, 1997: 64.

③ 吴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后期经由央视王牌节目《实话实说》的火爆播出,才逐渐呈现出了一种遍地开花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地所推出的电视谈话类节目的总数已近200个。但数量多并不等同于质量优,除去几个节目的质量还有所保证外,其他电视谈话节目或多或少还存在着诸如抄袭和低俗化等一些問題。与此同时,加之国内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兴起距今不过十几年,故而我们在后续语料选取时亦是慎之又慎。

众所周知,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电视谈话类节目又可以细分为诸多类别:如按栏目整体氛围定位来看,可以分为轻松性和严肃性电视谈话节目两类;如按受众年龄阶层定位来看,又可分为青少年、中壮年和老年人各自专属的三类电视谈话节目;如按现场观众实际列席情况来看,则又可以分为有现场观众列席和无现场观众列席两类电视谈话节目。

但在本书研究视域内,我们主要借鉴了国内传播学界史可扬的分类标准。在其著作《电视栏目和频道辨析》中,他认为:“根据内容来划分,电视谈话节目则大体上可分为新闻性谈话节目、娱乐性谈话节目、社会民生普通话题谈话节目、专题性谈话节目四大类。”^①他把访谈类电视节目归为专题性谈话电视节目,与辩论类(如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和《时事辩论会》等)和讲述类(如中央电视台的《讲述》和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等)电视谈话节目划为一类,而人物访谈类电视节目,又是其下辖子层级中的典型代表。故而直观来看,即人物访谈类电视节目的概念内涵<访谈类电视节目的概念内涵<电视谈话节目的概念内涵。

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目前所掌握的语料详情,我们认为所谓人物访谈类电视节目可以被界定为:它是一种通常由主持人(们)、受访嘉宾(们)和(或)现场内观众们^②在节目组演播大厅现场(也有诸如私

① 史可扬:《电视栏目和频道辨析》,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② 据我们所收集的低互动度语料显示,有时人物访谈类电视节目中并没有现场观众的直接参与。

宅、公司会客室等其他场所),为了实现访谈交流预定的主旨目标^①,在特定时间段内,以互相直面的话语交谈和(或)其他行为展现方式,围绕着既定话题适应情境地进行既定和(或)即兴,具有真诚、和谐^②等特质的互动活动的综合建构平台。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通过电视传媒现场“仿拟”日常生活中社会群体之间普通交际谈话情景的新兴节目架构形态,亦即其也具备有些学者所谓的“表演性”^③。

此外,单就传播学层面而言,人物访谈电视节目中所进行的互动活动,在本质上应被视为一种基于人际传播基础之上的大众传播^④交流活动。这主要是因为人际传播是大众传播的基石,而后者则又是前者的泛化延伸。

2. 互动活动

在修辞学界,也曾有一部分学者谈及过互动概念。例如祝敏青曾认为:“从控制论角度说,言语交际过程也是一种话语互动过程。”^⑤李军也曾认为:“修辞的实质是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效果互动行为,即发话人有效调控言语交际的进程和交际的各种参与因素,运用针对性的话语策略,最大限度地促使发话人所期望的话语效果的成功实现。”^⑥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研究视域中,互动概念的内蕴更丰富一些:一是主体双方共同参与。互动主体不仅指称表达方,同时亦涉及接受方。二是传情达意方式更趋多元化。表达方和接受方在进行言语交流之时,有时根据也需要也会灵活征调一些非语言资源来辅助交际。

① 其具体运营目标体系中有很重要的一块是对于该节目实际播出收视率的全力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现场内外观众的审美趣味对主宾双方互动活动的实际运营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在整个互动过程中,所选取的互动子话题都必须是观众所喜闻乐见的。所选取的至少也是主宾双方认为会受观众所喜欢的那种互动子话题。

② 很多时候,一方面出于实现既定主旨目标的需要,主宾双方需要尽量努力去维持或完善较为良好的自我形象;另一方面为了创建和谐访谈氛围,主宾双方亦需充分遵循格莱斯等学者所倡导的“礼貌原则”去开展沟通。

③ 崔智英:《电视访谈的语体特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1年。

④ 大众传播模式由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提出,在这个模式中中心媒介组织执行着编码、释码和译码的功能。媒介组织发布的讯息可由个体接受者传达给群体中其他成员。大众传播媒介受众与其群体成员相互影响。

⑤ 祝敏青:《话语互动与语境》,《语言文字应用》2000年第3期。

⑥ 李军:《互动修辞理论——交际修辞观的建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所以在本书研究视域内,互动活动指的是:(在人物访谈类电视节目中)表达和接受主体双方在特定情境下,灵活运用语言和(或)非语言要素进行信息(也包含情感要素)传递,藉以圆满实现各自(态度或行为)影响的交际活动^①。

此外,其实互动活动一直都贯穿在人物访谈电视节目整个流程中,如果将访谈前主持人收集受访嘉宾资料和策划访谈方案,算作一种预先式互动活动的话,那么节目播出后收视率的统计,在某种程度上又可被视为后续式互动活动,而整个电视节目(直播)录制过程中访谈主持人与受访嘉宾的具体言语(行为)交流活动,则可视作即时式互动活动。本书研究视域中互动活动也就单指这种即时式互动活动,这也是研究重点所在。

3. 修辞

对于修辞这个概念,许多前辈学者已有过详细论述。

在本书研究视域内,我们仅以陈望道对于修辞的定义为准。他在《修辞学发凡》中曾认为:

辞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②

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尽可能适切的一种努力。^③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④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交际活动在很多时候必定需要主体双方共同参与,方能正常开展下去,所以对此定义可进一步阐释为:

所谓修辞,是指在人类生存环境(主要指人文社会环境)中,从事交际活动的表达和接受主体双方依据具体题旨情境,为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各自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选择诸种适切的方式,进行传情达意的一种努力。

① 目前这种高级互动活动仍旧主要以主持人(们)主控,受访嘉宾(们)受控的典型形态呈现在观众眼前。

②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③ 同上书,第3页。

④ 同上书,第11页。

其中“各自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意指表达和接受交际主体双方要根据具体语境,紧紧围绕主旨意图,本着真诚恳切的合作态度,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进行沟通交流。而“灵活选择各种适切的方式进行传情达意的一种努力”意为交际活动的开展,需要多种传情达意方法手段的灵活、有效复合:既可是言语手段,又可是行为手段,同时这也是主体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鲜明体现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鉴于修辞情境往往是动态易变的,所以修辞手段的复合亦无定式。在现实交际活动中,这种传情达意的努力可能会一次性奏效,抑或需要多次即时调整方才能真正奏效。

自电视和网络等全息化新媒介兴起后,人类就如同生活在一张“大网”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愈趋紧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内容愈趋丰富;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方式也愈趋新颖。与此相适应,我们认为现今的修辞学研究也应更具多面性:不仅要注重表达,也要注重接受;不仅要注重理论构建,也要注重实践应用;不仅要注重书面修辞,还要注重言语修辞。

(二) 研究展开过程中所涉及的其他一些概念

1. 节奏

在西方古希腊时代,曾出现过一名唤“rhythm”的单词,而其词根本源则可追溯到意为流动的“rhin”,初始意为匀速运动。后来该词义又被逐渐引申为“rhythm”(节奏),意为规则性律动。

在中国,节奏原本就是一个音乐学概念,指的是“音乐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的现象”^①。如《礼记·乐记》中就曾有这样的说法:“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典论·论文》中认为:“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其实,音乐上节拍轻重缓急的更替变化,不仅仅在于揭示表象层面上声音的强弱变化,例如2/2拍指的是强弱,3/4拍就指的是强弱弱,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45页。

4/4 拍则指的是强弱渐强渐弱,更在于能在深层意味上揭示出乐感流变的起承转合:随着节拍运行速度的一系列快慢变化,经由节奏变幻实际呈现出来的往往就是具有一定艺术内蕴的乐感流变,再经过一系列调校,一曲具有一定时长,且美妙动人的交响乐或圆舞曲也就随之产生了。

众所周知,世间万事万物的生长发展具有一定“类同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将国内主流人物访谈类电视节目中的互动活动视作一场音乐盛会:主体双方需要像演奏家一样,在具体情境下通过对各自言(行)表达节奏的灵活把握,进而相互配合着谋求实现整场演出的精彩呈现,而其间既定主旨目标就如同是指挥棒一样,掌控与协调着整个局面。

这期间节奏的快慢变幻与交融,又着重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上的彰显。主要体现为相关互动子话题流的灵活设置,这往往也能极为鲜明地体现出主持人个性风采。二是微观层面上的显现。主要体现为主体双方言语(行为)表达方式的各自灵活调整,体现为诸如重音、插入语、句类和副语言交际方式等因素的参差演变。在很多时候,这往往也能极为鲜明地体现出主持人和受访嘉宾各自表达技巧的高超与否。

2. 修辞策略

所谓策略,原先是指“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

在国内修辞学界,郑荣馨在《语言交际艺术——修辞策略探索》中认为:“修辞策略是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说写者为顺利达到交际目的,努力适应听读者而选择和运用语言材料的一种谋略设计。”^①高万云在《浅谈修辞策略》一文中认为:“修辞策略自然就是关于修辞的方针、思考、方案和程序。”^②张宗正则认为“修辞策略是修辞主体对自己的修辞活动、修辞行为先期所做的总体设计,是对修辞活动总体特征的规

① 郑荣馨:《语言交际艺术——修辞策略探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② 高万云:《浅谈修辞策略》,《修辞学习》2001年第5期。

划,对修辞活动主干路径的选择,对修辞活动基本流程的编制”^①。

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修辞策略其实一直兼顾着“静态”与“动态”两性:首先修辞策略的前期策划具有静态性。这是因为在一定复杂交际环境中,尽可能最大化实现特定主旨目标是一个系统工程。其间有些理论思考需要及时物化为预案,方才便于后续执行。其次是修辞策略的后期运用具有动态性。这是因为在目标实现过程中,随着情境等要素的变化,预案往往也需要随之适时加以调整变通。通过策略的有效运营,我们方能在顺应当时情态语境变化的大前提下,真正找出具体可行的目标实现渠道,进而谋求尽可能最大化地实现交际意图。由于修辞策略的动态运用更注重其实效性,所以在实际交际活动中,为尽可能最大化发挥其作用,还需多方协调相关因素,进而最终实现修辞情境、修辞主旨和修辞策略之间的完美契合。诚如李军认为的那样:“(我们应)从动态的交际活动着眼将语境因素和言语交际进程本身作为实现交际目的的修辞策略的构成要素,从而充分调动人际、社会、文化和语言等手段的力量,形成语言因素与环境因素有机统一的综合话语策略,并激发出足够的话语策略驱动力。”^②

值得一提的是,在其真正实施过程中,有时既可是单纯一个策略直贯到底,有时也可是多个策略组合搭配,而这些方式选用的最终依据都可归结为情态语境和既定主旨的即时函变关系,所以我们也完全可以将修辞策略看成一个具体方案集合 $\{M\}$,其间该集合 $\{M\}$ 包含着 M_1 、 M_2 、 M_3 ……,那么单纯一个策略的互动活动就可记作 $\{M\} = M_1$,两个则是 $\{M\} = M_1$ 、 M_2 ,以此类推即可。

在本书研究范畴中,修辞策略应是一种避害就利、谋求达到最佳交际效果,且兼具静态设计性和动态运营性的战略或战术性思考集合。它的基本形态往往呈现为题旨、情境与主体双方之间整体联动的复合函变关系,是主体双方为了达到信息传递最优化,而对语言或非语言资源作出的某种选择,同时也是兼顾意图、环境、对象以及诸多其他因素的交

^① 张宗正:《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② 李军:《互动修辞理论——交际修辞观的建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互作用后所作出的综合性决策和安排。

此外,修辞策略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从不同层面进行细分:如按其集群具体形态要素的自身特征来分,可进一步分为言语修辞策略和行为修辞策略;按其具体操作方式层面要素的自身特征来分,可进一步分为奇譎修辞策略和平正修辞策略;按其具体情感显现层面要素的本质特征来进一步细分,又可分为刚强修辞策略和柔化修辞策略。

在本书研究视域内,我们以第一种分法为准,即将其分为言语修辞策略和行为修辞策略两种。

第三节 基本语料库构建

(一) 语料选取的标准

陈望道曾对一门学问的构建,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任何学问都是材料和观点的结合。材料充足,观点正确,就可以成为学问……要有材料必须进行调查研究……”^①材料是一门学问能否得以成学的基石,观点则是在此基础上,后天营建起来的诸种亭台楼阁,其间的诸种建筑劳作便是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

要得出具有一定信服力的结论,就势必需要有充足的语料做数据支撑。基于这点,我们才着手进行整个课题语料库的构筑。

值得一提的是,虽说鉴于世间万事万物一直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相关语料库按理应需要不定期进行素材增添,但囿于本书篇幅有限,我们无法也无须在较短时间内,对所有人物访谈类电视节目语料都按期进行补充更新,并作穷尽式分析。与之相比,更具实际操作性的还是缩小研究范围,将典型语料进行集中浓缩,以期形成一个封闭体系,便于后续研究工作的顺利展开。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语料的选取秉承如下三条标准:一是真实性,二是典型性,三是多元性。其中所谓“真实性”指的就是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虚构。本书所选取的语料都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而且均在各自专属的电视节目中明确被播放过,可以落实到具体哪一年

^① 陈望道:《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页。

哪一月的哪一期,而且在文字转录过程中,我们也务求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而且在实际行文过程中,我们还会对所有录用语料一律进行出处说明,甚至也包括对所截取视频资料起止时间段的详细信息标注,以备随时随地查询之需。“典型性”指的是语料必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选素材必出自于国内主流人物访谈类电视节目,亦即:人物访谈节目要在较为有名的电视台播出过,并有着较高的收视率,且节目中的互动活动均要由国内知名主持人和著名受访嘉宾共同努力完成。与此同时,人物访谈电视节目要想形成品牌必须牢牢扎根于广大观众日常社会生产生活中,所以说“多元性”指的就是本书所选取的语料,应囊括人们日常社会生产生活中诸如经济、政治、学术和演艺等各个领域。只有经由这样,方能为深层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广阔的基础平台。基于这点考虑,我们所收集的语料主要来源于财经、演艺(包含体育)、政治和学术等四大重要社会生产生活领域,但其中尤以前两者圈内知名人士的访谈节目居多。

其实就整体来观照,三个标准彼此之间又属于相辅相成的关系。真实性是另外二者得以发生关联的先决要件,而典型性和多元性之间又互为辩证统一的两端。其中多元性为典型性提供存在的基础性平台,而典型性又是对多元性的升华和提炼。所以说,只有坚持这种“三性统一”语料择取标准,方能保障经由语料的分析可得出真实可靠的数据,进而为国内主流人物访谈类电视节目中互动活动开展基本规律的归纳奠定下扎实基础。

(二) 语料的宏观分类

在进行语料的宏观分类之前,我们还需要对作为划分依据的“互动度”概念进行简要说明,以便于后续研究顺利推进。

首先,“度”是一个哲学概念,意为质和量的统一,是世间万事万物保持其质其量的界限和范围。换言之,“度”就相当于是数学上 x 、 y 、 z 三维数轴所共同构建的象限:在其幅度变化之内一般无甚大碍,但一旦超越了任何一面的边界,那么就会随之实时发生本质性改变。

在此,为便于考量访谈互动活动是否发生(高低)层级跃迁,我们可引入一个互动度临界测定基准 H_d ,然后再将在各种互动活动中实际呈现的互动度外化形态界定为 H 。在此基准以下,互动活动呈现的是